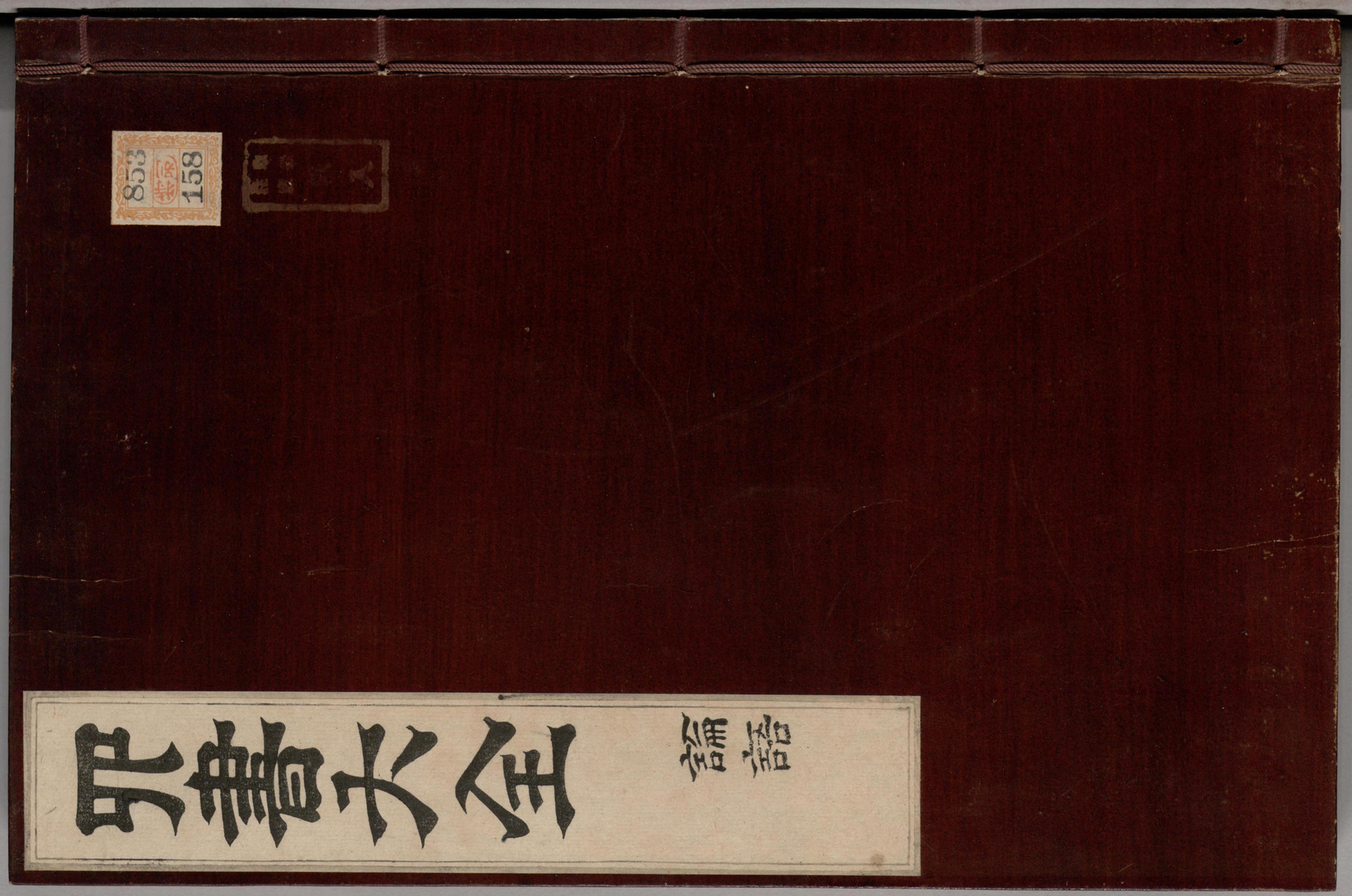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通考

勿軒熊氏曰首言夏殷周之禮次言夏殷不足徵而後有從周之說。周衰禮樂廢壞於魯蓋傷之。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言禮樂二章。夫子出處一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本仲叔季分爲三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

佾人數如其佾數。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倣此。或曰每佾八人。六佾六八四十八人。餘倣此。未詳孰是。左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萬舞名。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云。人佾數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爲佾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是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荊氏曰。僭於家廟舞之。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據亂之意也。○雙峰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之義。而敢忍之義爲長。故集註以容忍爲後。○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忍之是也。○雲峰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爲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爲之。何事不可敢爲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邑界反以兩而已。故兩之間

峰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爲長。故集註以容忍爲後。○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忍之是也。○雲峰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爲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爲之。何事不可敢爲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邑界反以兩而已。故兩之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不可以拿髮僭差也。自八佾爲六。以下倣此。孔子爲政先正之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朱子曰。爲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二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儛。尚忍爲之。則是已絕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爲之矣。○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弒父弒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南軒張氏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自睹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爲。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制度上說。故以客忍爲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爲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爲之矣。○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容已者。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

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之諸侯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主祭者天子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朱子曰八佾只是添人數求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雙峰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義通考仁山金氏曰堂廟堂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爲堂堂前爲庭○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臣無君上則無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聲所當爲西山眞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身已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已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只是盡其本分當爲之事非過外也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朱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又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

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爲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王氏曰未嘗有天子之容未嘗有辟公之相魯爲諸侯之國自不當用而況於三家之陪臣乎季氏非懵然不知其不當用蓋一念之無君由之而不自覺則乾侯之避豈待昭公而後知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爲國者其可不明禮分於平時及其權歸而勢得而後從而禁之亦已晚矣○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朱子曰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亦不爲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省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無奈禮樂何○勉齋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慶源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游氏說當本孟子之意觀之○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朱子曰程子說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

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淨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之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爲二物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曰是○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獨以仁言者蓋謂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同行纔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亂了文安得有和順

底意於此見禮先而樂後無序則必不和○李氏曰李氏名郁字光祖昭武人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丘耕反鈞平半反亦將如之何哉○朱子曰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言人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所以存其心則在人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禮樂正指玉帛鐘鼓言故以李說終之○雙峰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義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子細看○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爲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勿軒熊氏曰。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李氏專指禮樂之用。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去聲僭禮樂者發也。新安陳氏曰。僭禮樂者。即人之不仁者也。本文無此意。但以次於前二章之後。故云然。通考東陽許氏曰。游氏正說收爲本註。程子就凡事上說。李氏主人言。故在圈外。程子說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前。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爲本。終爲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便以儉戚爲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爲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

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在其中三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當葛反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朱子曰治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冠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禮貴得中。新安陳氏曰此禮字兼吉凶言。中者無過不及也。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新安陳氏曰謂未合禮之中。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朱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泛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

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失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爲是言本非以儉戚爲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爲不遜儉爲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爲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爲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范氏曰失音扶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

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烏瓜反尊而抔蒲侯反飲爲之簠簋音甫軌籩豆罍音雷爵之餙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音擘豚汙尊而抔飲蕢古恠反捭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金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謂搏土爲捭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如字爲之衰音催麻哭踊音勇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

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朱子曰楊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安有鼎俎籩豆也方其爲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繁而質滅矣故云與奢寧儉文曰楊說喪不可徑情而直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而爲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慶源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范氏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故引之爲說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流於末也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之未有文飾也喪而戚則是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爲禮之本○雙峰饒氏曰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放故也○雲峰胡氏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爲枝葉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芘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失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爲反本之論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聲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聲也厚齋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鄭氏曰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疾

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之下。誦其言。愬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問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何如。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正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蒞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爲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新安陳氏曰。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新安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厲激厲也。○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神其享之乎意嘗再有爲其家臣時避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救之○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妙誠只是眞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散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昌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月戒三月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雲峰胡氏曰林放一魯男子爾猶知厭其禮之未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夫子爲是言豈於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泰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歟。

○范氏曰再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再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問自八佾舞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朱子曰是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爲諸侯大夫強僭而發而其辭則有輕重不同孰不可忍責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歟之也夷狄之有君傷之也嗚呼於泰山之旅不觀於既灌之後歎之也五世三世希不失以至三桓子孫之微則皆微戒之微意而見聖人憫亂之心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音置立飲也。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通考吳氏程曰勝者至飲也。作一句。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或於乃揖字句亦通。但不見我同升而彼飲之意。又曰。只可於下者

字微讀。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立飲。謂不勝者坐取觶立飲也。○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朱子曰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

是不爭也。畢竟爲君子之爭。不爲小人之爭。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眞無所爭矣。○或問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此是全無爭。潛室陳氏曰。惟其不怨勝己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而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雲峰胡氏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己之心。勝者亦略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宋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倩好口輔也。新安陳氏曰。口輔。面頰也。易咸其輔。左傳輔車相依。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俗作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新安陳氏曰。詩無此句意。但下文素以爲絢中涵此意。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雙峰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

也。素以爲絢一句。比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申解逸詩意。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朱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爲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蓋聖人胷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見學而篇末章。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新安倪氏曰。記禮器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猶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

信。猶先而禮文在後。後乎。白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爲質。亦本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悟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音扶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已矣。新安倪氏曰孟子云。誦詩讀書。爲猶云講治。固謂執滯不通。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上聲之義也。新安倪氏曰學記云。教學相長也。謂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南軒張氏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文之爲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和國名東樓公謚號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微子名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徵。知。反。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

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爲夏小正坤乾爲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問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曰夏殷之禮本于固當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矣若得賢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潛室陳氏曰

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爲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雙峰饒氏曰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然以杞較宋宋去殷近尤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自振想見尤甚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證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況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證得聖人論著三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美哉惜乎杞宋既不足以證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於戰國干戈興暴秦坑焚之餘二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已○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持有闕耳○雲峰胡氏曰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此凡三見禮運以爲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則以爲杞不足證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有存焉者然其爲文獻要皆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

公武王封之杞微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匡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群廟之主不敢褻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失之於僭違不王不禘之法矣通考東陽許氏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爲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灌者方祭之始

用鬱紆勿鬯丑亮反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爲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膋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居隘反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僭禘元已失禮既灌懈怠爲又失禮故發此嘆也。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謝氏曰天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由二王壞始吾舍上聲魯何適矣。新安陳氏曰魯在春秋時爲諸侯望國周之典禮儒書在焉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上並禮運文。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魯事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朱子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爲失禮也。○或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

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文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遼絕。

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太段濶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太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

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之孝眞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爲說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況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眞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

未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爲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雲峰胡氏曰於禘而洞幽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末獨曰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夫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欲觀者歎之也。爲父母之國而諱之。爲先王之禮而歎之。皆所以正名分爲世道計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言祭字爲祭先祖也。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亾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脉之較然可覩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太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遼。便祭奚媧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亾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禱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爲之。○問虛空中無非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己連續。○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

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須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

【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莊皆反　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

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注】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僾【音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音慨】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朱子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神明不可見。惟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氣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而聚其氣。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雙峰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雖有此神。不來格也。吾不與祭

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慶源輔氏曰禮爲虛非言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爲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爲實有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

通考東陽許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爲留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五祀之主戶中霤主北向門行主南向竈主西向。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音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朱子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月以誰爲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家人爲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爲尊以主爲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

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雙峰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戶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爲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慶源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新安陳氏曰天即理也一句是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即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外至矣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朱子曰緊要是媚字不好○雲峰胡氏曰纔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於天矣○謝氏曰

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

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宋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陛己。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雖聞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雖聞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邀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〇〔南軒張氏曰〕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奧媚竈皆何所益。蓋曾中所存一毫有不直。則爲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〇〔西山眞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

渾渾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奧媚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人氣象。猶未免隔於一偏。然此非勉強可及。苟欲思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平氣和。則庶乎其可近爾。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又曰。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省。平日所爲。非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〇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敬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喪。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自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朱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縱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之法。不專於從周矣。○聖人固當從時主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然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部舞則有之矣。○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興氣數相爲始終而前後相爲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爲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況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程氏復心曰夫子不得不從也。其亦與時宜

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不用於此時。不文矣。簀桴土鼓者。亦必以其時可也。琴瑟管磬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代。所以郁郁乎其文也。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太廟。魯周公廟。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拜謂周公及其子伯禽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朱子曰。觀或稱鄹人之子。知其爲少賤之時。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沒反

嘗爲其邑大夫。朱子曰。呼鄹人之子。是與孔子之父相識者。孔子自少去聲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朱子曰。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朱子曰。入太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尹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

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僞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爲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詳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南軒張氏曰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爲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吳氏曰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如文九年許人是也傳稱新築人仲叔於奚亦此例之子少賤稱春秋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他章賊夫人之子皆謂父之子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於夫子齊黎彌

曰孔某知禮而無勇則夫子以知禮聞可知矣○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厚齋馮氏曰或者輒稱聖人以鄹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禮爲譏自常人處之其辭必厲否則置之不足以辨今語定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傲也夫子之德量宏哉○新安陳氏曰於此略無不平之詞尤可以觀聖人氣象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音谷也○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

爲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爲儁。故謂的爲鵠。【通考】【仁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垜。謂候人射中也。從侯從矢。象形。鵠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東陽許氏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豻。凡侯皆以布爲之。形必方。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爲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爲正。今集註凡言畫布爲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爲鵠。是以大射之侯言。

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禮記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去聲下同**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樂記篇。**武王克商。徹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徹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上聲**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犯。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爲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

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貴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觀德。不全是裸殷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爲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雖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爲中也。若主貫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慶源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胡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於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

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以譏已明故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爲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爲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歟通考仁山金氏曰告本取牛口之措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梏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東陽許氏曰朔之爲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自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左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月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識音志記也記而可復也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一禮行而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君尊祖之大節得焉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爲禮雖廢而

爭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爭以求禮者。是則爭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爭。其亦隘狹而少味矣。○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爭尚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有一節。則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爭。則是併此一節之禮去之矣。○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强。事上簡慢。反以爲諂。○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爲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平言之。正意也。○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患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正意也。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爲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爲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朱子曰爲君當知爲君之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讐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通考　程氏復心曰如鹿鳴之詩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以是觀之。君不以禮則臣雖欲盡忠處卻自不可不盡。此又言外之意。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至於大其
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
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
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思深而
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
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朱子
○此詩看來是宮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處
人作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鍾鼓是不淫也若洗滴淫
泆則淫矣憂止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
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
情性左有那詞氣聲音○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
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
須更有但今不可攷耳○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爲
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
之流而性之汩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
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胡氏曰觀詩
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
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
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絃則聲音亦略可見
矣○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
故發乎情亦正○雙峰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
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
溱洧之詩曰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雲

峯胡氏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獨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情性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勉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改削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宋子曰只以樹爲社生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爲主今也以石爲主非古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夏言后言氏殷周言人何也得非禹本揖遜而得天下且承虞氏之後故曰夏后氏殷周本征伐而得天下且襲祖父之封故曰殷人周人也歟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爲虞氏禹爲夏氏言氏所以別於禹況禹自有天下而都於夏湯武由殷周以有天下固不可例論也○趙氏惠曰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

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奄則戮之於社也通考趙氏惠曰魯有二社二曰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十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二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桓子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則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爲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反扶又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大凡已所未曉之事而妄言以誤人不惟無益而已貽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況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未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宋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問孔子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僅能以功利自彊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曰是○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修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

〔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卑狹以小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效之不至也無是本則無是效也○〔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入事先以修身爲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僭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形甸反說苑劉向

說苑善說篇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彊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

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八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
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曰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厚齋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仲。故臺謂之三歸通考仁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下相乘凡爲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爲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爲若干尺却以句股法三分損二爲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用積冪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方尺。謂之三歸法。攝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爲非儉爾。

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後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音丙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通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小墻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太夫以簾士以帷

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註圖說坫以朱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通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通考

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木爲之大夫士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爲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刻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之間。疐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于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疐之二事皆管仲之僭。○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下同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慶源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而惟義理之是行。○胡氏曰奢者器之盈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蘇氏曰蘇氏名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入者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先自治而後治入之謂大器。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新安陳氏曰功業無本。宜仲僅可沒身。公且薨於亂也。

楊氏曰天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去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孟子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問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

朱子曰也不但說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稅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

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爲者亦將止明盛大矣。○齊氏曰器小惜其度量不可以大受雖勳勞如周公猶且赤鳥几几自視欿然況僅以其君霸乎然則孔子何爲大其功曰功較之召忽則有餘度量較之周公則不足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仲惜爾○劉氏彭壽曰以霸者之功効計之。則仲亦得爲春秋之仁人以王道之軌轍範之。則仲不免爲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小其器。○歐陽氏玄曰器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誣者仲唯器小易盈不能彼已無二歸之奢君無多嬖之溺政不旋踵而衰罷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能攬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量矣。○厚齋馮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始獲用三十餘年仲之賢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之以曾西之所不爲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

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桓公伐楚只去問他包茅不與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纔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往之事。楚底罪過及此二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纔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本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王王道所以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慶源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衆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即事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爲者謂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量於私是以奢而犯禮苟非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

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竅或幾乎熄矣

○雲峰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時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作翕如則合而和也從之純如則和而又有別也繹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於和也皦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大師而可

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歟。○雙峰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新安陳氏曰八音不合則不備。故始必翕合。然不可拘迫生澁。故從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皦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繹如。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和而明。明而續。必兼此四節。不可闕一。則樂之始終條理盡矣。通考程氏復心曰翕如者。五聲六律羣然合湊而無一音之不齊。羽極清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絶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分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繹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脉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一商相繼。繹繹如貫珠。故至於成。○東陽許氏曰本註止具三訓詁。不止言旨意。謝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蓋始縱成爲作樂三節。翕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翕之後繼之以純。皦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翕繹則不從。此益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爲主。以又一義。則於三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爲畿封而樹之。左氏傳所謂

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此類。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氣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夫子行經衛邑而封人因請見。故云然。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意夫子失會司寇去魯歷聘時。〇〔張氏存中曰〕喪欲速貧出禮記檀弓。詳見孟子滕文公上篇。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鐸。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言亂極將治。去聲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朱子曰〕這裏盡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高處。〇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爲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〇〔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〇〔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

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不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木鐸所以徇于道路。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言天使太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慶源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雙峰饒氏曰太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太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矣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朱子曰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以然處。○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舜紹堯致治聲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朱子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問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彊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樂使

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

放桑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朱子曰。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彊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

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戴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人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西山眞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爲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爲至德。此非貶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爲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爲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爲後世慮。至深遠矣。

通旨　宋氏公遷曰自樂之中。兼聲容情實而言之。盡美言其文盡善言其本。集註於聞韶之下言有以極其情文之備。則其盡美者。又則其盡善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宋子曰]居上而不寬。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爲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柴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觀者若能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非。則雖有其他是處。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寬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之中也。○吾何以觀之。不是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爲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南軒張氏曰]居上不寬。則失所以爲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爲。尚何觀乎。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之謂也。○[雙峰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底去看他。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終

168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853
寄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